

理想的葬禮

火的意象完成之後
一隻落單的麻雀以未經演練的憂悵步伐
踩痛某些經過馴化的灰燼

同時，後現代的安魂曲經過
浸泡、搓揉、漂洗、烘乾的繁縟程序
已經癱瘓成一方白幡
理想的白幡
完全貼合對死亡的正確期待

眼淚顯得不夠專業
表現得粗糙拙劣一如不曾接受過任何詩的訓練
難以遏止的嘲弄意圖慢慢膨脹
靈魂開始抽痛

所有美好而敗德的信仰瓜熟蒂落
白幡跳起一支未經許可的殘破舞碼
據說這是經過夢境層層篩選過的正式版本
繁殖力強大的憤怒和我的意志交纏
在背叛的輿圖上肆無忌憚地開出妖異絕美的紅花

一切達到一種芒刺在背的理想狀態

有人宣讀一份充滿歧義與錯字的遺囑
顫音與拙劣的眼淚達成高度的和諧
觀禮的人也因過度投入的演出
感到一陣羞赧
侷促地假裝忽略這其實是一個縱慾的夏日午后

人們陸續完成了繁複的舞台指令
漸次展現經過精密測量的
龐大而完美的敲斜

太容易分心的我
卻在此時想起書架上左邊數來第三本詩集
第九十七頁上有我笨拙的眉批
詩句的表情忽然猙獰
群鬼抓破書頁的強烈預感驅使我臉色脫序

但是導演不容許任何環節脫序
他在極度憤怒之下換錯面具
並且努力壓抑一整片青銅色的

大聲詈罵的衝動

群眾愕然
他們不明白導演為何出錯
也無法理解演出為何面臨崩壞

但是在他們的理解範圍之外
還有更多更多的
理想而繁複難解的赤裸

但是典禮不容許任何意外的
或者非意外的停頓

爲了逃避導演冷冽的眼神
我若無其事地瀏覽會場
在濃稠的蟬鳴和人的呼吸之外
有一團濃霧
或者
比濃霧更不可解的霜雪

那是一場解構主義的霜雪

霜雪漸漸隱去以後
一陣歌聲以四分之一倍速升起
又降落
熟練地排列成一個人形

排成一個雍容華貴的使者
嶄新的嘴角似乎不曾因爲說話或微笑而牽動過
我卻聽見他的命令
縹緲的聲音牽動我的腳步...

我尾隨他
模仿他冷靜而節制的腳步
不時以深呼吸壓抑輕浮不安的竊喜

「這似乎是一趟不錯的行程」我說
使者以眼神凍結我不受歡迎的話語

我們走過一些泥濘腥臭的夢境
不時撥開一些盤根錯節的囁語
到達另一個深邃而寂靜的夢境

在我興奮不已的喘息中間
使者在一扇門前停下腳步

他用一種全新的眼神看著我
並吐出他煙霧一般的名字：
梅菲斯特